

尹立敏

村 戏

小时候，姥姥村里正月可热闹了。大人们或走亲访友，或聚堆侃大山。男孩子们在街上胡同里疯跑滚铁环“抗拐”，女孩子们跳方格跳皮筋踢毽子……

“咚咚呛，咚咚呛”，一阵锣鼓家什的声响打破了原有的平静，人们知道这是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要演戏了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吸溜着鼻涕，像一阵风跑向村东的场院。场院边上有几个麦秸垛，北头有个戏台。大队开大会、放电影、演戏都在那儿。

戏台上用苇席三面围挡起来，只留着面向观众的一面。台子两侧各竖着根笔直的沙木杆子，已挂上了汽灯。苇席后面让人感到很神秘，有个戴袖箍的青年站着，不让我们小孩靠近，说是怕丢了唱戏的行头。我和表弟趁人不注意溜了进去，嘿，就是一些破柜子椅子桌子。演戏的都是当村的七姑八姨，三叔四大爷，脸上抹着厚厚的油彩，有的在背台词，有的跟琴师对调，有的闭目养神……

前街的香嫂和她娘是宣传队的台柱子。香嫂长得出挑，杏核似的脸，伸向两鬓的细眉下有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眨瞬间神采飞扬。香嫂娘模样与女儿有几分相似，只是身条比女儿多了几分丰韵。娘俩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文革时期，全民大唱语录歌和样板戏，姥姥村的宣传队演不了整台的戏，就演片断，唱三句半。

冬日天黑得早，太阳收回最后一抹余光，清冽的天空出齐了星星，戏台上的汽灯也点亮

了。大队妇联主任是后街品子他娘，穿一件黄军装走上台，背了一段语录后，扯着嗓子吆喝：大伙静静，今下黑第一个节目，《沙家浜》里的《智斗》……

幕布拉开，演草包司令胡传奎的是小刚他爹，演习德一的是家英她叔，演阿庆嫂的是香嫂她娘，三人摆好架式亮相在众人面前。他们的唱念做打有板有眼，幕侧打板拉琴的同样不含糊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特别是香嫂大爹云山的京胡拉得那真是令人叫绝。

《智斗》演完了，又演《红灯记》选段《痛说革命家史》，香嫂饰演李铁梅，香嫂娘戴上假发套演李奶奶，虽然是母女，但在戏台上演的是祖孙，母女的唱功表演都很到位，演完台下一片掌声。那天还演了《沙家浜》中的《养伤》一场戏，沙奶奶与郭建光的对唱。沙奶奶还是香嫂娘，至今回想起来，我仍然感到奇怪，她怎能唱花旦和老旦两种唱腔，还唱那么好？

饰演郭建光的是一个回乡知青，是姥爷一个远房侄子的儿子，叫援朝。姥爷这个侄子随军南下，在南方某省当县委书记。援朝身材挺拔，嗓门洪亮，虽然唱腔说得过去，毕竟生长在南方，没喝几天家乡水，念白偶尔露出南方味。但他演戏认真，很受人们喜欢。特别是香嫂，没事总围着援朝转。明眼人看出端倪，姑娘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也很正常。香嫂她娘时常敲打闺女：人家爹是大官，没几天就回南方，你得有分寸，别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香嫂扑闪一双大眼

睛，说：娘，俺有数，别看他是个城里人，可他心眼好……

听姥爷说，香嫂老爷爷有 30 亩地，家里有十几台织布机，分家时将 20 亩地给了老二香嫂爷爷，剩下的地和织机给了老大云山爹。香嫂爷爷染上恶习，家产败光；云山爹靠织机挣了钱又买了几亩地，日子过得很像样了。香嫂姥爷原是市里纺织厂修机器的师傅，得罪了人躲到姥姥村，给云山家打工。那年香嫂娘在织机上织布，闲暇时在村后的小河洗衣裳唱曲：“小白菜呀地里黄啊，三岁两岁没了娘……”她人美歌美，委婉动听的曲儿像清晨的河水一样清亮。村里人说，谁能娶到她那得修三代的福。云山相中了香嫂娘，托人说媒，渐渐俩人有了感情，双方商定下这门亲事。1948 年，云山爹被乡公所委任了保长，麦季前扔下一家老小，一个人去了台北。解放后，云山娘带着女儿改嫁走了，原本定的亲事成了泡影。香嫂娘急得没有办法，云山也没了章程。这时，云山二爹成了村贫协主任，二爹的儿子云同比云山小一岁，从小得上了痨病，瘦得像个麻秆，苍白的脸上有两陀潮红。满嘴燎泡的云山找二爹商议，二爹说，让她跟了你兄弟云同吧！云山知道，自己孤苦无依，跟了自己只能吃苦受罪，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，但为了心爱的人，他咬咬牙说，中！婚后，云同的病愈发厉害，没几年就命归黄泉。香嫂娘贤淑本分，丈夫走后，她侍候公婆，照顾闺女，不止一个媒人上门说媒，她一概回

绝。

云山一个人日子过得清汤寡水，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前屋后屋住着，但云山从不踏进她家半步，只是在胡同口遇到香嫂，脸上立刻堆满笑。他赶李村集回来，都会给香嫂买个火烧或炉包。平日子里他得闲就喜欢拉胡琴，每当听到云山如泣如诉的琴声，香嫂娘紧锁的心就舒展开来……

大队成立宣传队，妇女主任动员香嫂娘，她只叫闺女去。后来主任一遍遍做工作，还记工分，她才去的。在一起排戏，天天见面，云山知道她心里有他。面上俩人一如既往，形同陌人，但他为她配琴却十二分尽心，有时她分心唱走了调，他也能随着她的调门调整过来。村里人同情他俩，他俩却自律，没有半点绯闻。

后来，对香嫂与援朝的恋爱，云山找香嫂娘认真地谈了一回，让她告诉香嫂心中有数，但正处在热恋的闺女根本听不进去。村里人说，看见两个孩子手挽手逛戏桥……没几年，援朝参军后上了军校，没人相信他们会有好结局。香嫂对娘说，要是援朝不娶俺，俺也要找个中意的！后来，援朝军校毕业成了中尉副连长，与香嫂成了亲。香嫂领着援朝给街坊邻居送喜糖，头一家就是后屋云山大爹。云山嘴里含着喜糖，甜在心里，笑在脸上，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花。没过几年，香嫂随军离开了村里，还带走了娘和云山大爹。



亦夫

书 房

我去北大读书的时候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那时大学毕业后统一安排工作，房子也由所在单位负责分配，加上那个时代人们对物质的要求普遍不高，所以我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有关住房的问题。我的第一个单位是国家图书馆。当年新馆刚刚建成，一下子接纳了全国近百名应届毕业生。大家住在单身宿舍楼中，每屋三人，共用厕所和盥洗室，除了硬件设施稍微好些，其实和大学生活没有太大区别。三年后我调至文化部机关，依然在国图单身宿舍借住。一直到结婚后，部里才分配给我一个单独的住处。准确地说，那算不上是一个单独的房子，因为那套两居室由我和另一个年轻人合住，一人一间，而厨房、客厅和卫生间等都属于共用区域。那时我朋友众多，经常聚一帮人在周末胡吃海喝，加上同住者另有住处，所以那套两居室基本上一直由我使用。几年后我调到了一家出版社，原本单位答应分我一套房子的承诺，因情况变化而成了空中楼阁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意识到，自己成了一个无房产。在此后的几年里，我到处辗转租房而居……

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在文化部那套与人合居的宿舍里写成的。那段时间，我已经办理了调动手续，每天回家，房门上都贴满了后继者催我搬家的“最后通牒”。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渐生了拥有一间书房的幻想。我想象中的书房大致是这样的：不宜大，十几个平方即可，一排无门的柜子，胡乱地码放着一些并不常读的书籍。昏暗的屋角有一张桌子，无论白天黑夜都需要台灯的光照。而一张阔大的落地窗前，有一个足以让人深陷的沙发。温和而充满悲悯感的秋阳越窗而入，我长久地坐在那里，漫想或远或近的往事……我把这个想法给一位朋友说了，他立即嗤之以鼻：我劝你在放沙发的地方搁张床，一个连住处都快没有的人，居然还有心思谈什么书房……

但我终于还是拥有了一间书房：在经历了多次租房的痛苦之后，我使用刚到手的几笔在当时颇算可观的稿费，加上多年的积蓄，在紧邻北四环的某小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。房子的面积并不算大，但我执意选择了三居室的户型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能有一间自己的书房。十平方米的书房内，我煞有介事地添置了书架和书桌，想象中用来冥想的沙发换成了一张沙发床——尽管我羞于承认，但事实上它确实完全不像一个书房。书架上除了朋友送来的作品和出版社的一些样书，所陈列的多是洗漱用具和各种各样的杂物，那张沙发床从来就没有以沙发的形态存在过，它自从被送进家门，就摆放成了一张单人床，供远道而来的亲戚和醉酒的朋友人留宿之用。我搬家之后的几本小说，似乎没有一本是在那间屋子里写成的。我对担心喝多而踌躇不决的酒友的劝词，也从“没关系，喝多了可以住我书房”改成了“没事的，那边有空间屋，可以留宿。”

二十多年前，因为家人的缘故，我艰难地做出了辞职并移居东瀛的决定。几年之后，我们在东京买了一栋独立的小楼。妻子说，一楼这间屋子有阔大的落地窗，面积也符合你的要求，你终于可以有一个心仪的书房了。于是买了书柜和书桌，买了沙发和落地的台灯，在异乡的房舍中，一个我曾经想象过多次的书房总算成形了。独在异乡，亲友很少，不会有人留宿家中，书房便摆脱了再次沦为客房的命运。但缺少书籍依然是书房致命的问题。我将原因自然地归为国内书因太沉无法带来、我不懂日语所以不买日文图书、纸质书因为进入网络时代已经变得可有可无……但妻子却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我：这些都不是借口，家里没有书，只是因为你不是一个读书人。我辩驳说，我怎么就不是读书人，我不是抽空也读些书吗？妻子说，好比兜里揣个块儿八毛的人，好意思说自己是有钱人吗？

对于读书这件事，说起来其实我内心真的有几分尴尬。不知是自己性格的原因，还是与自己理工男的出身有关，我一直没有养成如饥似渴读书的习惯。别人常说，一天不读书，智商输给猪。而我即便半年不读书，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。我也不是一点书不读，我只是不会系统性、习惯性阅读而已，偶然碰到一本内容吸引我的书，我也会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，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太多。我给自己这种读书性情起了一个好玩的名称，叫“结缘性阅读”，这个说法在我的朋友圈中一度成了“精神性自慰”的代用词……但无论如何，漂亮的书架就此空置，显得有些暴殄天物。而不怎么买书也少读的我，在各类商品上却喜欢常常买而豪饮。空置的书架渐渐便被我的存书占据了。有时我坐在阔大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满架子花花绿绿的各类美酒，居然欣欣然早已忘了初心。刚搬家那阵，我让一个书法家朋友给我的书房题写斋名“墨缘斋”，他问其故，我说这并非是与笔墨有缘的文人娇情，而是我偶然在东京墨田区落户，算是与该区有缘分之意。性情和我一样懒惰的朋友一直没写，前不久他来和我喝了一回酒，回去就写好斋名送了过来，亦酒屋。见我一脸狐疑，他说，亦酒屋可有两解，一是也算是个居酒屋，二是亦夫的居酒屋。至此，我的书房已经变成了一个居酒屋。

女儿上中学以后，我在时间上终于有了较大的自由。这几年，我基本都是春夏两季在国内，秋冬两季在日本。书房位于一楼，冬天严寒，即便写作，即便喝酒，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楼上，所以在书房里待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一片不被照看的土地，必然野草丛生，一个不被关注的房间，也必然日渐杂乱。我的书房，在不经意间，越来越成为了妻女堆放包裹和闲置品的杂物间，那只放在落地窗边上单人沙发，深陷其里的，不是漫想往事的我，而是一口沉重的行李箱。不过，虽然已经很少坐在书房里，但并不影响我在楼上的读书写作生活……

高莲莲

游 山

自立秋以来，就和家人约定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周爬一次山，既可增强自身免疫力，抵抗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又能舒缓精神压力。

青岛本就是坐落于山海间的城市，城中有山，山海相依。大的如崂山、大泽山、大小珠山，小的如观象山、小鱼山、北岭山、炮台山等，当然还有离家最近的这座浮山。于是乎，到了惯常的周末，得半日清闲，一家人背包、携壶、荷杖，同游浮山。

初冬的大山没有了春天的淡冶如笑、夏天的苍翠欲滴、秋天的明净如妆，满眼木叶尽脱，山水皆瘦，一派萧瑟的景象，在寻常人眼里，并没有多少可看的光景。山路蜿蜒，行人稀少，两侧的杜鹃、女贞、卫矛、迎春……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儿的灌木杂草野花，都蓄起了风姿，仿佛进入了冬眠的状态，静待来年重新绽放。在我绞尽脑汁想着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描述眼前的景物时，一旁的儿子背出了一首小诗：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”王维的这首《山中》描绘的正是初冬时节的山中景色。果然，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，在古人那里总能找到答案。

沿着山路继续前行，登上几级台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汪湖水，名曰高山湖。一下就想到了刘禹锡的那句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。虽然浮山不如崂山那般充满仙灵之气，这所谓的“高山湖”也并不如北九水那般别有风姿，但它们依然在这寒风初起的冬日给人们庸常的生活平添了一丝意趣。水中有鱼，不畏水寒，依然作逍遥游，倏尔踪无，好不自在。湖中的野鸭嘎嘎叫着，循着人声游了过来。一只孤独的水鸟站立于湖边，望着白茫茫的水面上那一队排成整齐一字形的野鸭，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展开宽大的翅膀，扑棱扑棱地掠过水面，画出一圈圈涟漪。

继续前行数里路，到了一个山涧开阔处，但见众人提桶排队，围着一泓山泉取水。问一老人，答道：这是天然山泉，常年流动，稍经过滤，可泡茶，亦可煮粥，其味甘甜，是自来水所不能比的。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总是最慷慨最无私的。也许是离城市太近的缘故，处处都能感受到浮山浓浓的烟火气，或者说，它离人间的世相很近。山路上走着汲泉打水的居民，山顶上有探险登高的背包客，林间有先人长眠的墓地，山脚下是尘世的万家灯火。

越近山顶路越陡峭，及至山顶主峰，已是黄昏时分，虽然海拔不高，但视线极好。坐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，俯瞰一城灯火星星点点，从一侧则是沐浴在夕阳余晖下的旖旎海岸线，顿觉一路攀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并不凛冽的冷风拂过耳畔，一种淡淡的孤独感在心头升腾而起，不由得就想到了那个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。记得《徐霞客游记》“游黄山日记”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初四日，兀坐听雪溜竟日。”那一天，山下的我们，正奔忙着追逐功名利禄，而几百年前的徐霞客却坐在黄山绝顶，用一整天的时间什么也不干，独自坐着倾听雪融化的声音。他真的只是在听雪吗？那一天，他又想了些什么？他端坐山顶，不作一语。他眺望星空，身心澄澈。

在古代的典籍文字里，经常会发现古人喜欢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。比如柳宗元笔下的“小石城山”，苏轼笔下的“石钟山”“庐山”，王安石笔下的“褒禅山”，袁宏道笔下的“骊山”，袁枚笔下的“黄山”。这些山川承载了文人的情感和理想，又被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访古、登临、咏怀，但它们却丝毫不动声色，只是默然耸立在那儿，在浩渺的时光里，在茫茫的大地上，任后人去攀爬，去附会，去评说……

在城市的四季里，让我们一起登一座山，在山上遥望畅想，期待冬天的雪、春天的花、夏天的细雨，还有秋天的落叶……

王咏

后视镜

像越来越浓稠的暮色
越来越薄凉的秋意
越来越潮湿的视野
越来越沧桑的记忆
你奔跑的影子，慢慢地
被后视镜推开了

那么多年过去后，我依然
守着半开的车窗
等一片新雪，悠悠飘落
看它在融化的瞬间，才得
以摆脱惯性
开成一朵清梅
隐失于，后视镜的盲区



■油画《冬日》 林涛

吴佳怡

雨染的身影

小孩子眼中的世界和大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

“妮儿，不要看了，再看眼睛就花了，快睡觉了！”外婆总是在我看雨的时候这样呼唤我，虽然是催促，但是外婆的语气常常是活泼的，有时候奶声奶气的，像一个有着银白头发的，但是和我同龄的小朋友。

这样的感受是在我来到异乡上学时，再次看到雨，一帧一帧地翻阅脑海中记忆的影片时才品味到的，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呢？

在看雨。

童话故事里的雨，是春天的精灵，是花妹草弟们的知心大姐姐，是耕作的农民伯伯们的开心果，是公主与王子相遇的朦胧气氛制造者。

不过这个时候的我，只是在看雨，没有其他的梦幻的联想，只是呆呆地、下着劲地要将眼睛挤进细细的雨丝中，随它们一起在空中短暂地舞蹈，最后，无怨无悔地冲进了泥土之中。

农村的一切东西，几乎都是没有修饰过的，原始的纹理，朴素的颜色，简单地组合，就是一种淳朴的艺术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院子中这里冒出的绿芽，那面种的梨树，自由不羁的石头台阶缝隙中安静生长的绿鲜，也不会显得突兀荒芜，反而增添了院子里的生机。

我们家院子的外边，是有些陡的土坡，外婆养的大公鸡老母鸡还有小鸡仔们喜欢往上跑，人从底下的路穿过时，如果突然有一捧土飞扬而下，不用猜，就是这群坏家伙的恶作剧，每次它们看到自己的恶作剧成功后，就会快乐地扑棱翅膀。那条土坡下，是一条小小的、浅浅的溪水，不知道来源，不知道末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，长大后的我就只能看到它留下的一道浅浅的沟，后来这浅沟也被落叶堆满了，雨季的泥土被随意地冲走带来，掩来覆去，我便再也找不到它了，很多年之后想起来，只是心里淡淡的有那样一个印象。

院子的正前方，有一棵樱桃树，旁边是我二姥姥的桑叶地。

夏天的雨，不冰，是微凉的，打在身上刚好可以消散暑热，但这样会生病，不听话的小孩子才会淋雨，生病就是对他们的惩罚，听话的小孩子是我就这样，坐在屋檐下门槛前的小木凳子上，安静地听雨打在樱桃树上，落在桑叶地里，流入浅水沟中，不觉得就起了一点小小的心思，再看它们的出生、生长、衰老、落入尘土，就不自觉地

头低下来，很多年以后想起来，觉得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

雨是云的孩子，它们的兄弟姐妹各个长的都不一样，有像姥姥针线盒中的丝线样的，有像外公常常和我玩的玻璃球样的，有像电视机里好看的女演员留下的泪珠样的，也有像早饭中煮的软糯香烂的花豆样的……它们都很漂亮，一滴一颗一丝一点都是美的，晶莹透亮，像冰块，却更多了活泼灵巧；像亮闪闪的宝石水晶，却更多了朴素自然。它们从空中飞落下来，像是一个个超人，一头扎入泥土中。

夏天的农活繁重，这样的雨，常常给这个小村子带来休息的惬意，清清凉凉的天气，雨打在房檐、树叶、溪水上 的声音，轻声细语地催促着人们进入梦乡。

姥姥说的对，盯着雨看，眼睛会花的，眼中的世界都被雨打湿了，有的颜色被这雨水晕开，汇成一小片水渍，那丝丝缕缕、若有若无的色彩，柔弱无骨地在水中盘旋打圈，像飞舞的仙女的轻纱衣角，一荡一荡地，把我牵进了她们的舞蹈，脚下踩着洁白的外圈围着金光的祥云，身上不知何时也被上了品月的轻纱，同仙子们一起翩翩起舞，好不欢乐。

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子，带着姥姥的气味，因为下雨，也混上了潮湿的、泥土的、青草的气味。屋子里只有墙上挂着一个灯泡在发光，不声不响地散发着橘黄色的光芒，整个屋子里的气氛也因此显得柔和亲切。慢慢地坐起来，揉着眼睛，从窄窄的门口望过去，姥姥正在灶台边忙活，黑乎乎的灶口，衬得柴火的光芒更加明亮，“啪嚓”，时不时的，就有火焰在好奇地往外探头探脑，与空气相遇后，又发出惊奇的聲音。

我缩在床头，透过四四方方的小窗子继续我睡觉前看雨的乐趣，窗子的玻璃并不均匀，外边的世界，好像也因此抽象了起来，没有笔直的线条了，一切都有些倾斜弯曲。

“妮儿，你醒了！”

姥姥的声音从灶台那里传来，渐渐地近了。

“说了不让你看雨了吧，看的都趴在膝盖上睡着了啊，你又不是那草啊喵喵的，淋雨了可是会生病的。”

姥姥这样说着，轻轻地捏着我的脸，经常干农活而变得粗糙温暖的大手，慢慢地把我因熟睡而出汗打湿的碎发往后带过去，我静静地看着姥姥，就像她看我那样。